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_臣潘庭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牟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存齋徐公行狀上

公姓徐氏諱階字子升淞江之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徙為華亭風涇鄉人世世受耕不仕至高祖公德始成以仁厚喜施予聞里中呼之為佛子徐佛子徐有子公賢公賢子公禮皆不廢為長者而公禮尤斤斤守然諾急義敦讓公禮有四子其長曰思復公黼少子旒思復公以文無害繇吏部選人授宣平丞再補寧都丞所至著廉公惠慈之政其吏民謳思之滿九載課最當遷竟謝去弗顧旒亦舉鄉貢有聲公車間徐始大思復公娶

於林繼娶錢皆天最後娶顧而舉公及贈太常典簿陳
南京刑部右侍郎陟公賢之婦沈公禮之婦黃暨思復
公顧夫人皆以公鼎貴推恩累贈三公皆為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婦皆為一品夫人天子所以褒揚隱德政術備至而宣
平寧都二邑至為祠以祀思復公華亭亦祀之於鄉賢
如召信臣故事時人榮之公之舉也寔於思復公宣平
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皆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

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宣平績還道
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石戟拒無全理顧
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
又嘗置公於古剎讀書剎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
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傳受小學以至四子甫閱
歲悉成誦思復公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
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迴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
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益大

異公教之屬文即工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又二載以優等試應天不利歸亡何而大司馬聶貞襄公豹來為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督學蕭君鳴鳳負人倫鑒試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公玘得公文於黜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齟齬不果然猶為第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諸閣臣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當入謁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已而顧少保費文憲公宏公柰何不以衣鉢屬此少年費公蓋第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埒又與楊公俱宣力鼎革間而名壽終始則過之尋授翰林院編脩予告歸娶沈夫人明年八月北上當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公行而遇故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凱

皆狼籍血肉中公出橐裝遺之或謂有尾舟而詞者公
行意自若顧獨以時事稍異有二親在身未敢許忽忽
不樂至清源夜忽夢思復公帕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
動返棹還抵彭城而訃至矣公號哭馳歸毀瘠營葬明
年大慶覃恩得贈思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為太孺人服
除次且久之乃入都復故官尋奉命授中貴人書故授
書者晏入早出一切以苟簡文具而已公曰毋易此曹
此曹能償天下事於是寅而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

詳說毋不欣欣傾聽時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為流言以
不如正德時饒者公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晚不能悲
舊事今雖嚴寬於憲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
不用侈坐法若曹不覩憲孝朝諸冢瑩甲第相望耶咸
拱手曰命之矣尋充經筵書官俄復充廷試受卷官
預脩大明會典再以選脩祀儀成典蓋上所最屬意以
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與焉顧首揆永嘉
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懾聳言

無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摯疏上
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
帝盡革嶽瀆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遜乃曰高帝少時
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
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
作也永嘉公頗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
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
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

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為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於是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辨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鉉綰院章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寔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

以示天下牘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歿獨遺二歲
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索中裝得金二
十投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孤於鄉人李刑部日章
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陟在足
養也君父賜我死即死耳蓋怡然委順云亡何而少司
寇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
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始公
自弱冠取甲第為侍從臣出一語而天下豔傳之履相

踵於戶公意不自憚益從聶貞襄公游及同年歐陽文
莊公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及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反
之身心而後出之不濶疎口語而已至於國家典訓章
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綴羽績繡
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伉慨持論從
容於霆霹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公之足以大受而
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
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

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
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繫
者三百人更輸銀法毋得落猾胥手毀淫祠舛社學取
鄉所教授鄧柝書燔之而采宋大儒之格言諧之韻俾
稍習誦俗翕然變時大盜窟尤溪險而四出剽郡邑勢
張甚分巡諸僉事偁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
任之乃設方畧懸賞格以授三老窮其窟旬日而得酋
首併餘黨百二十人人以為神滿三載遷湖廣黃州府

同知當發其吏民以十家醢酒道傍泣稱觴公為人人
醢遂步至舟貽書謝父老父老相率勒之石諸生追送
至建寧乃別抵嚴陵而提督浙江學校之命下其官僉
事公歸拜太夫人已娶今張夫人僅八日而奉太夫人
之浙既履任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較以正文體端士習
為先他務鉤棘晦僻以相高者雖名士弗錄既唱諸生
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名而後折之
不得已而施檟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也御

史禮公修浙通志垂成而有以勢強之伸屈者公毅然不可乃廢第業具草遂為後志張本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所摹畫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公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著自公推行之且像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前後兩省試偕計士所登式半公造第一人而他亦無不優等其後服官政中外踐臺省以政術名者比比吏部初擬薦公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少卿俱不果最

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以四品服俸居職公之初至江西也時相夏文愍公言羣從子姓有欲倖進者公面摘之曰廼公居座主以而曹屬我誨不以而曹屬我進也夏公聞之不悅故於初宮案選不及公而言官有所指列奪而屬之吏部許文簡公讚采物情得公遂以公應公去國十年矣而賜環蓋猶未強仕屬承華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

中丞順之輩相琢磨為聖學益切俄而太夫人捐館公
哀毀骨立悉屏謝時俗尚以古禮行之三載不御內是
時太夫人得請賜祭官為塋矣甫服除進國子祭酒未
上上再問公何以遲遲意盖有屬也公之為祭酒下令
諸生滿而歷事他曹者必以久次毋得用貴人居間置
籍以稽膳銀之數謂典籍曰吾代汝弭謗也復為籍籍
諸生之淑慝使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
籍曰忝在師長毋所逃若慝也諸生人人相戒勉二籍

笑久之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
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
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徇賄而鬻法或背
公以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殛之及於子孫吁可畏
哉故事吏部大僚鑕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
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
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諮訪吏治民瘼遐陬幽鄙因以
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公益有

搢紳間聲以為恒太宰熊恭肅公浹雅重公自以得共
事晚公亦不復守循默轍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
抑奔競一時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旨
去唐文襄及吾郡周恭肅公用相繼之二公重公不異
熊公而又老多病公數奉旨署部事當是時有行重寶
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脅公至再皆弗應後其人
為大帥竟坐敗績抵罪而公所推轂宋莊靖公景張襄
惠公岳王文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及范大司馬總皆天

下所共信以為長者大計吏公復代周公司之尤能於
毀譽外定去留亡論留者即去者亦心服亡敢望周公
卒公推聞莊簡公淵聞公耆老人以為非上所急公弗
顧也聞公入未幾公改兼翰林院學士誨庶吉士公雖
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儷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
身心者訾媿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及
公世而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公滿三品考錄璠入太
學踰年掌翰林院事復充會典副總裁會典雖再更定

而事由諸曹草創往往相矛盾上即位後數興革大禮
禮官不勝綿蕞公始為創義例挈綱領井然一代程書
久之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士如故疏
辭溫旨不允禮部之為政者久好以寬大養弊至公而
肅然更始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葬公
皆秉之以請報可定為絜令其考諸蕃通事太醫諸生
皆為裁畫一即猾吏有拱手受而已時莊敬皇太子冠
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上及百

官皆為暮之服百官仍詣門哭上不憚謂天子絕暮不
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
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
暮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
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
訶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公遂為莊敬冊謚副使已
命題主上察公慎勤又有所應制文字獨多稱旨召入
直無逸殿廬給供饌如例尋賜飛魚服公遂請立皇太

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
盖次當繼莊敬而立者裕王是為穆宗而景王與同歲
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公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
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公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
景復不允既冠公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
使中涓問二王行坐何若公曰有上黼座在坐則俱嚮
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母何詔二王
婚俱出就外邸公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

墻耳名位既不別而輶御均衆能保無閱聲以上塵雍
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神寧有鶴禁而後
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
為陛下寒心也復留中萬壽節推恩加太子太保北兵
闌入塞遂薄都城時事出倉卒中外洶洶公念諸營皆
子侯無可將者亟請赦諸邊將在廷尉獄若戴綸李珍
輩復其官俾詣行營自効報可復手疏請上還大內亟
召羣臣面計兵事上褒公忠愛而尚難還內召羣臣時

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左右自安
故特用其副王少宰邦瑞而諭公意焉會有中涓陷敵
歸者以敵求貢書聞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輔
臣分宜公嵩等且召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
敵饑困不足患公曰敵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
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敵求貢書安在
分宜出諸褰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公公曰敵重且深
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

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者至營而詰之以無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暫出邊用前歲成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少日我城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敵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曰上幸出一覩朝上不荅公從傍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遽耶公曰敵兵薄城下人心惴惴倚陛下而重得一蹕

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上始首肯公出而會廷臣
議皆言求貢非本情不可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
聞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勤王兵四集敵亦飽
且去乃下公疏不許貢時聶貞襄公以副使為民都御
史何公棟久廢公疏薦其才即用之上又密諮公善後
策公言營兵久廢而得弱今欲轉之強宜責新帥驚京
城樓櫓廢守兵懈嚮者倖敵自退耳宜責督臣邦瑞及
定西侯傳前敵以邊備弛得闌入宜以嚴候火治亭障

責新撫鎮勤王兵獨延綏卒可留今疲矣宜卹諸道募
兵者皆文臣預選而不預戰宜叅之一二廉將得敵情
毋如用謀用謀毋如大同宜增選上皆虛已聽焉時以
諾延三衛我外藩而導敵入境集貢使顯責之公謂事
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
將顯叛我而我不能討是驅使就敵也不若責之以扞
圍不虔使彼易受而後撫之衆咸服公念敵外訐綱紀
內潰天下事且不支而上待我厚不忍負之旣以召見

挂分宜公口至是益發舒亡所顧公之用雅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廷推公當補上猶怒之謂方侍朕左右何輒擬外遷見以為旦夕且大拜南牀緣分宜指飾他事有所苛擿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策亡以間之且愧懼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房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

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祧而孝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

更議桃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雖不獲終守
前說然天下信其為正上後於元旦摘楊君表誤杖之
百而祇之冀以警公分宜因遂謂公可撼鋒距百出公
坦然而已時大帥鸞驟有寵利諾延之弱欲掩之以為
功謂其實導敵請發兵征之下公與兵部議公曰征之
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
諂達者即得之諂達所失安知諂達之不利其土沃而
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為敵外圍何乃弗果

征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謂趙君暴且貳流言漸狎聞公挾緹帥炳出犒所以慰諭有加歸語中貴人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又弗果併侯鸞雖內銜公第時方與分宜爭權相構不暇也而會偕薊帥有獲間功上復下公及兵部議侯鸞分宜輩俱獲上賞乃僅錄公一子入胄監而上特手注加公少保分宜為忤然自失久之尋兼東閣大學士叅預機務仍掌禮部事候代者服除而後解公上䟽辭溫旨不允始

侯鸞自詭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契眷寵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縱肆邀請無已上已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愾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邊警沓至尚嘆惜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其所為耳迺因兵部䟽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時家卒五百人多降卒亡所屬公謀於緹帥炳俾厚撫之尋令就外新帥時陳其後鸞事發妻子僇東市家見籍而麾下亡一譁者公又言入衛兵

越數千里棄家室委頓途道而提督禴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亡怨嗟又兵部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鸞之噎而遂廢食非計也乞罷禴復故餉益入衛兵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上報公禴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而堂自安何京師之虞焉公對所謂門庭者大同薊鎮耳今天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添調西卒以付外帥陳使有警而後入其於堂戶相臂使亡害公因頗及京營積

弱狀上乃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今振之何繇
公謂營兵皆市人予食不給仍匿跡為輿僮以其羨共
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
生譴詠故其帥務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
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為宜
汰去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以
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上嘉納之自是眷公
日益重一品滿三載進階光祿大夫柱國再進兼太子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
舍人兩予誥命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加少
傅滿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肥鎔上尊改吏部尚書宴
禮部百僚陪列視禮如元輔焉賜勅諭謂公通明濟世
端潔範俗因事納忠識微發逆蓄久積厚施之不窮計
熟慮深謀無不獲蓋公自入直即聽於西內乘馬所賜
有麒麟服有繡蟒服他金帛不可訾數會兵部員外郎
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

語上怒下忠愍錦衣獄分宜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
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
衣帥炳加根究公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
為危語動分宜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
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
懷然懼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
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丑會試得進士四百
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切溫厚為後先冠是時

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公鄉而公又曉暢軍事以故數
厘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
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
撫按奉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
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
諭度賊之已去又諭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
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餽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公咎冀因而搖公而公所請入衛西卒其帥陳鳳力戰卻敵敵遁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留兵策無異也將自有堪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

戰而關

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

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見兵所調兵獨永保二土帥強新有王江涇捷其奏事邸校來謁公以酒食慰

勞之且貽之文綺俾各選精兵萬人待調二土帥感激
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之有加故一承檄而萬
人立至遂大破倭幾盡捷聞公預賜金幣優渥蓋上知
公之於策倭事尤中綽也公念敵移庭牧宣大與我雜
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
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
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
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

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當亦漸平具䟽上上大悅令
密換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一子中書舍人以予仲琨敵
既輕我而牧宣大者久不肯出塞大同右衛益困樵採
俱絕城旦夕且下而督臣順與御史楷比而內賄求速
遷以避之大司馬計以無所出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大
司馬罷之而逮楷順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毅公博
於部而命別推督臣代順又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
暫行順事而復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行而又

疑之恐無固志上即命楊公出為督而諭江公不得推
阻仍詔緹帥炳推二校參軍事公召炳授之方畧俾授
二校以佐江公卒解右衛圍順楷者故皆分宜客也吳
君業已勝即上䟽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
張君翀繼論如吳君分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
又董君鄉人具其故白上若公嘆之者即上不盡信亦
可用以自解而上果為動下三君獄命緹帥炳考掠必
求其主名三君瀕死者數四卒以正對得遠戍乃解而

分宜猶謂人事宜必由彼但彼好為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焉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也公亦不為辨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益恭謹於應制筆札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中

上久而察知公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公者皆
舍而之公尋加太子太師念公久宦令尚寶丞璫代歸

祭掃仍給驛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
宜念故宮工鉅不易復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徙
南城上以南城故英皇嘗御地不憚乃以永壽工屬公
公計之楚蜀甫肩息不可復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
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
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詔如公
議仍命公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公乃率
雷公與大司馬楊公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

緡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王
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
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緡卒衛玄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胥以相屏蔽報可上尋自玄都徙
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嘉公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錄
一子中書舍人而璠亦超拜太常少卿時公言邊事則
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
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為罷歐陽

太宰而拔今少傅安陽郭公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
題以防泄鬻嚴詞察以防挾迤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
喁喁覘聖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會公滿十二年考覈
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公固辭乃以
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焉勅諭褒公行醇而學邃
識朗而器宏雅度虛襟得大臣之體竭忠謀國無私便
之圖獎廉懲墨而官箴用植崇儉戒奢而士習漸移選
將練兵而邊防克振緩征寬賦而民困稍紓蓋實錄也

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分宜公父子上勒分宜致仕下
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
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
容言非嚴某誰為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
袁文榮公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
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君通政參議得旨
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
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

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鄒君內危甚謀於公公曰弟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久直無以杜兒輩奸公謂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為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上悟輒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

侃侃冀行意矣會袁公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
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
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
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
論會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
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
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克極惡人為我櫻之深情隱慝人
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
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
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公彊益發舒矣公
弟陟旣以九列久次當遷公令勿遽北故其為廷尉為
少司空司寇皆在南而太常君再請急還里休沐以示
自遠公約勒子弟居鄉者毋得干有司政其諭有司亦
如之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於糴
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

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贓罰公謂贓罰例以濟邊市穀者
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興餉日益增民益困今敵稍
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年而徵民何所措手宜以緩急
徵皆取詔旨行之吏民大悅伊王坐法錮皇祖陵訾當
籍故事籍訾者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
而餘金錢二以充邊用一以補宗藩之祿不給者中涓
爭欲蠅襲之弗得也先是廣大盜張璉猖獗公薦張中
丞梟授之策平之梟病歸倭復犯廣公薦吳少司馬桂

芳為文帥出裨將湯克寬於獄授之筭敗之倭復大犯
閩公薦譚中丞綸為文帥以戚將軍繼光為副授之筭
大敗之上以張璉功歸公公力辭弗就僅拜下賞公念
以曩者自信州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分宜重
則加孤卿錄蔭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欲自解
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効百死取功名於鋒鏑
者肆為稽故以要之故於奏功䟽擬旨云軍功論賞非
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

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公自擬
僅從賞金一鎰二幣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匠徐
杲有殊寵既已久絳尚書銜欲崇以太子太保公力諍
而止人謂公苟一染指焉能為杲諍也然上神聖益察
知公賢久而益置肺腑以萬壽節進公兼建極殿大學
士俾中書舍人琨為尚寶少卿久之尋復以第三子瑛
為中書舍人公當考十五年滿遂巡未敢請上知之賜
金幣羊鈔珍饌法酒如前而勅吏禮二部具公政績以

聞請加公特進錄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
三代誥命上報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
示特眷公力辭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
多年勲猷茂著奏績加恩彛典不逾覽奏情詞懇切上
柱國及部宴允辭其餘宜悉承恩命以副朕眷答忠勞
至意仍以金帛為宴資如前前是公嘗以例乞骸上欲
公自擬留旨不可則謂何不令煒代我言公謂煒之擬
留使臣知而後聞即臣擬也上乃批荅卿念在邦民誠

圖寧固輔首居正宜贊朕不及罔棄是思播紳咸鼓舞
加額以上之知公逾於公自知也上嘗賜公玉帶仍侑
以白金一錠曰為帶資又擇蟒衣賜公手授所謂教子
升天者令衣以入公病痰嗽遣御醫徐偉視疾中涓賜
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尚方珎劑二甌命司
禮貴臣木齋手札喻公虛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
寒劑又不宜名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
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

效非其本地合者無益至於牽扯背肩痛當以祛風順
氣之劑間服之亦少資云前是上嘗為永嘉公調藥溫
喻籍甚一時及公而二乃所喻公尤諄切若家人父子
公感泣不敢言歸上時慕玄素術多所服餌公往往持
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王胡大順比而為妖妄煉水銀
托此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為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
問公公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此當請而不下問
公公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

與所遣使媾結得上旨乃能荅今不得上旨故不能荅耳且藍田王胡大順譁張恫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北兵由墻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公立草勅命大帥侯寰等為九營營郭外文武大臣英國公溶等巡視分守九門緹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楨以故敵雖外訐如庚戌而京輦內整亡敢為盜竊者先是上方有竹宮祠釐楊襄毅公時守大司馬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天

總帥江襄敏公各率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敵阻白河水從通退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公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於古北口敵果趣順義不能入乃走古北口遇叅將郭琇伏而敗死者以數百千計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以楊公不蚤聞患之甚且叵測公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楊公即一旦失之緩急何倚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上疏而二鎮兵皆其

所素檄者上意稍解公自是為楊公畫策往往先上所
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為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
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注倚楊公不復
替矣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家具十中牢為文祭之九
邊卒咸加額頌天子恩德明年敵復窺黃土嶺及一片
石上憂以問公公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
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敵果為文智所拒却
上悅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

灣敵垂涎久公請城之出光祿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
成設裨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屹然重鎮矣姦民
為白蓮教者匿燕中與惡少年趙李輩相結幸一旦有
間採赤白丸而起公刺得其狀屬大司馬捕誅之三輔
齊魯汴晉間其魁株累見法餘黨無所容相率解散去
公自表文榮公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
輔臣而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
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欲留

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攘此位為私物而恩威
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
非所以為君為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
足耳公跼蹐言臣雖庸寧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
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為主權國政計俾恩
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
公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
可公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即開敏

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為可即可以為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太宰嚴公訥大宗伯李公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公於憂扣滿代嚴公郭公公所薦也蓋時有覲之者而公以其不滿朝望故詘馬上以少宰缺問公誰當補公薦少司馬胡莊肅公松少司寇毛公愷少宗伯高文端公儀及新鄭公拱上後次第

大用如公指新鄭公之主乙丑會試也上以進題字有
所觸不憚以問公公為剖析本義乃解蓋前是乙卯主
應天試者亦以文義有所觸賴公而解人謂非公則逮
謫如累歲故事矣廷試當讀卷公令諸受卷者參伍其
數而分授讀卷大臣諸讀卷大臣銓其可讀者以授首
臣與衆共之第其甲乙而進之上宿弊盡革尋奉命選
庶吉士公具如廷試既開館所頒條教至今以為式始
公之為大宗伯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冊東宮疏凡數

上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事輒報寢朝野憂其端以
為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為蠹矣一旦詔景王之國
咸鼓舞稱慶久之上忽下諭公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
如要我為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至卦盡之
年止宜卷身奉立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
其加思或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為安美易為之事不然
恐後艱醜耳公皇恐對大畧謂傳繼之事臣不敢聞命
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艱醜

之事必有絕等兇惡之人及有大奸大逆在其左右然
後至今妄作今皆無之聖明勿過疑也復奉諭汝昨對
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
昔日公復言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
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
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聽也復奉
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
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

或不甚妄公復對昔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是天命其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者萬萬無可疑慮公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景恭王上書以上不豫請躬詣玄嶽祈醮以嘗上詔下公所公知為中涓泄之方謀所以阻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醫公請遣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也王謀乃寢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訃聞故事聞訃當王

妃不當長史上問之公公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
俱為景所侵租入而賦猶在民即小緩諸藩有因而請
佃者急為上言景府乏老成人所以有此誤恐誤復有
大者宜遣一信臣往公草勅令其慎護王樞祇奉靈筵
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加謹嚴庫藏存積之
貲禁戢王人毋容侵攘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
欺隱既成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為楚人業
云公之始三上䟽寢食盡廢上意故稍稍釋而左右遂

有以為奇貨可市者會恭王薨乃止公始復能寢食然其事秘公亦絕不以語人而其後言官啖嗾者謂公不能蚤請建儲公雖畧言之亦不敢深辯至公八十而輔臣白發之人主為布之德音所謂定國本於危疑而公䟽始稍出天下曉然知公之有宗社功非淺鮮也公熟計國賦入不能衡其出事以節儉為主上緣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更興都故宮殿公以庫藏匱卽襄水力沮而止尚衣監臣席寵奏補匠役千百人公請減其半若

內官供應二監庫緣而請補公直以詔旨裁之內庫之
司鑰者盜寶貨多懼露故縱火冀以解公發其事抵罪
至徐沛大水黃河溢得大司空朱公衡治之鑿夏邨等
鎮新河百二十里計工費以巨萬計人或謂公不難費
耶公曰國喉咽也舍而不治即歲歲計之為巨萬者可
指屈也河工成漕自是毋阻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
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
客駟懋卿以都御史出經理肆為蝨盜乃欲以利孔詭

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額額
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獸匿公熟知
其弊俾御史發之擬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公既
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其為恭謹不衰上或
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晷至促應有諸少
年所難者未嘗隄頃刻期人以謂公歎曰君天也父也
吾敢違之亡論信州傲而侈分宜慎而重夫分宜者特
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慎也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

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已名
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米外議
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當公之前天下無所不
中兵水旱沴厲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閫以上第
無論貪債事一語不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銀鐙旁午道
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顏色為
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保計唯
有徙索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公既日以寬大廣

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微遠戍往往
若身歷之咸惛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故公在政地
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盧無所用深文雖其宛
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於他量情
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其
杜干請絕苞苴亡論公家車門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
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捧賀寮吏皆有餘貲歸老
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時海中丞瑞為戶部主

事上䟽極言上過失他所以諷譏公亦不少上恚甚逮置詔獄欲殺之且諭公於南都理別殿栖止以避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沾一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䟽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海君䟽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為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堂集中時上久疾忽忽不愈諭公欲幸興都公謂其辭緩因據上體不耐輦路勞為對而上意忽

決諸中消貴人皆具幣幙糗餼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公公力上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為聖躬計一以為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為己亥距於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之壯健孰與往時計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即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敵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

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
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
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
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
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指奏內狡逆之徒
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公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
行於是中外謹呼若再生公之初屬草也顧太卿輩而
歎安危在此一紙耳上必成行吾請死之久之上病益

甚公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公可少慮輔理非輕者
當是時閣臣併公為四人而上有所顧問獨公他閣臣
取充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公弗復顧時穆宗猶在
裕邸而有誤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
驚語曰誰為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
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為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
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
漸遂崩當大漸時公念上英斷類高帝晚節獨齋醮土

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夜飲泣具遺詔草恐泄之不敢以語同列而至明日始奉諱乃偕入直諸大臣詣裕邸請入臨喪儀出諸褒王按而行之無害遂具詔草上之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時朝儀廢不講已二紀餘而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凶大典亡所考見初元老臣僅公一人在公動據章典酌以物情從

容應之自中條理遠邇大服公所上登極詔草所以奉
宣德意救弊補偏者視遺詔尤詳至天下以二詔擬嘉
靖登極詔為正始正終第一政嘉靖登極詔故相楊文
忠公所草也文忠蓋前言之世以為知人上大行皇帝
謚議謚冊是曰世宗肅皇帝公所草也尋以例乞休奉
旨卿輔弼首臣忠誠體國勲庸茂著中外具瞻朕茲嗣
位眷倚方切宜益竭謀猷贊成化理所辭不允亡何而
胡應嘉之事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於新

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入直者爭移其直廬書
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
心賴上病潰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
院考察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
史胡維新新鄭之鄉衮時在事合而擬旨謫應嘉為編
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救諸給事御史
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糺新鄭者公乃具疏
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

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
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
下法因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當公上疏
時新鄭之鄉衮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
攻新鄭者婁上因相激為詈其傳公益堅而移讐者亦
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謫斥威言者
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
僂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出吾曹人臣寧可以

力勝新鄭益不悅公復引疾辭奉旨卿輔弼元臣德望
隆重朕方虛懷倚托贊理化機豈可以微疾引退開經
筵公知經筵事上孝潔肅皇后孝烈皇后謚議謚冊亦
公草也以登極恩進中書舍人瑛尚寶少卿重錄大典
成加支正一品俸命題世宗神主賜金幣初議以三月
發梓宮而中貴人猶遲之風欽天監前其期為二月公
謂去玄堂日益遠非便且無故而促發引之期豈所以
全聖孝也執如初議時上欲幸故邸命擬旨行公與同

列上疏謂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未有輕出者今上
即位無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何以示天
下後世疏上旨遂從中下已而禮部及科道皆有疏公
復據以請止凡三上皆不報然上竟以頃刻歸不移日
矣亡何御史齊康有所論列上為遠謫康以慰留公公
引咎乞骸骨凡四上於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辨雪且挽
留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
以為出新鄭因劾康併及新鄭遂去國而公始出視事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夔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

臣潘庭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

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下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
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

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悖厲甚公曰往者已失刑再邀
賞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公繼祿當朝
辭公屬之曰營兵即變有郭成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
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
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
任者皆邊將公使以家丁百五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
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為若功不而罪也公度兵已嚴
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

糧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纂修實錄公
為總裁上以天暑停日講公固請勿停不報鄭王厚烷
當出皇祖陵錮公請御書褒之歲益祿百石王故以進
諫忤先帝旨者也於是大小言事得罪臣僚及以寃見
抑者次第登用或有逕造崇顯者矣而言路氣益張上
時有所不堪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是何
意卿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効報
答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

不諳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等度之非敢為冒犯也謹錄申聖諭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柰何不薄譴之公曰即上遽有譴我曹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即處也及䟽上上亦竟弗罪也御史李君惟觀乃上䟽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君成能復推其意為䟽語婉而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荅曰

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乃為不諳事
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列皆難之公曰
夫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
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及擬上上果不異
而時有一邑丞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
其多切時弊該部為看詳毋以官卑廢言於是人人稱
頌君明臣直時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致語公驚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之

盛哉臣等必不敢奉詔上於是併罷宴上欲以九月詣
天壽山行祀諸陵公與同列言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
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游幸比第天子之孝以
保安社稷為大故龍輜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
遣官今自大雨而後未稼渰沒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
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者再而上不聽乃盛陳北兵窺
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侯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
謁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

禮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
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行禮非所以展
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游故事扈駕萬人
給一金公時在告兵部誤以二萬人請而給止萬金流
言籍籍公至陵所始知之乃宛曲慰籍令騎兵給六鐙
步兵給四鐙得無他兵部復請令薊鎮總督鎮巡而下
各以兵扈駕䟽上公謂公等賞綬具乎夫營兵以賞薄
籍籍矣柰何復召之來使籍籍也且兵患入敵乘虛有

所侵犯誰任其咎擬旨令總督以標兵一枝入衛餘勿動蓋是時諸中貴人業以枕守土臣而索之公借以塞其竅諸不能無忿忿而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公率同官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革於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為法以兵政隳廢為慮上不憚所以督責頗峻而公等爭愈力乃為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塲勒中貴人習騎射公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

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
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
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
可不三思也事亦寢一時傳誦上聽諫若轉圜不爾幾
復成正德時事而公等所以又安宗社功非小敵分道
入邊其犯近畿者土蠻自牆子嶺入掠灤河西而犯山
西者破石州等郡邑公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邊闕
而黃台吉者尚匿不露形恐其悞兵東西援而突入以

擣我之虛急請切責總督劉燾等督兵隨敵剿逐仍阻
守灤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台吉
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餉俱取旨
行之時上御經筵畢面詢公以戰守方畧公條對甚詳
上首肯久之蓋上方秉淵穆至是始一奉玉音敵退當
第失守狀時薊鎮頗能尾敵鹵斬至千數然不蔽罪俱
有旨逮撫鎮以下置詔獄問公謂薊鎮吏士自託以獲
功當遷賞而驟問逮其帥不無駭忿當緹騎行戒之曰

吏士遮而曹訐第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法不得不逮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而以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為若等上功籍矣緹騎業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公指諭之立解散聖誕加恩錄公一子尚寶司丞賜衣一襲蓋猶用世廟故事也疏辭溫旨不允公一品考九載復滿九載上疏自劾求去有旨卿輔佐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勲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心嘉悅着照舊贊理不允辭應得恩

典吏部議擬來省公遂力求去且請吏部毋議恩典復奉旨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酌何又求去宜遵前旨即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部議䟽上奉旨加公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而少卿璫超為太常寺卿公䟽辭仍求去復奉旨卿才兼文武久著勲勞特加異典以示酌眷宜承命即出輔理不允辭會耕藉田公與九推禮乃不敢言去而辭恩命上

乃曰卿忠貞茂績加恩非過覽奏具見謙慎伯爵俸併
部宴准辭其餘宜承朕命詔冊今上為皇太子時甫五
齡遇公等於御道西召公謂曰先生每辛苦公等頓首
謝因謂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皇太子顧公而曰我已
讀三字經矣又曰先生每請回如是者再睿音琅然不
攝不驟公出而以手加額曰宗社萬世慶也老臣即歸
死瞑矣工部奉旨建壽宮公謂先帝作永陵在十五年
後今上登極未幾而遽有所建立小民無知或妄生口

語詔已之俄復奉旨內官監太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公䟽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毋言利今夫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柰何代之受讎也吾欲使臺臣摻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其以所織作徑進御前毋落局中少年手李君曰善一如公言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所欲論紕御史公業為解得

免而御史乃論紕璫其黨百餘徼御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公廷欲上疏紕羣璫以問公既已許尋念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紫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為御史惜公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羣

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公䟽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公既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既貴與滕埒

雅好名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時時言外廷事所司以
格裁之不能快而歸咎公謂公主之公亦覺其意會諫
幸南海子不聽遂上䟽稱衰病乞休奉旨卿德望優隆
練達政體安懷大計方賴贊襄豈可引疾求退再䟽辭
再奉旨卿才德優裕精力未衰朕眷倚方隆豈可屢䟽
求退宜即輔理不允辭尋遣中貴人至公邸諭指公皇
恐出視事時同列來視公疾問何以不擬旨見俞諸公
相謂毋論不忍舍公我曹焉敢擬俞旨公曰不然公等

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閹擬之乎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
權歸之公等萬一復失之可惜也時種馬大為民間累
而官不得其利公令減其價倍而入之官太僕歲贏金
數十萬以備邊用而民困蘇時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
使邊納邊商賕有所撓大司農格而不遂事且泄乃故
為大言聳公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敵曰拜姓者為
奇功以解公哂而斥之迫則上䟽請考察庶僚及聽大
臣自陳以非例持不聽益迫遂露劾公六事多御史康

陳語得旨褒公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恣肆詆
誣姑不究調外任及公再上䟽辭奉旨卿屢䟽乞休特
准致仕着馳驛去尋以公同列䟽請加恩謂公輔政多
年勲勞茂著朕念其年高屢䟽乞休用允所請着駕勅
諭差官護送還鄉仍月給米六石歲撥夫八名以示優
眷至意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各上䟽留公且為公
辨雪而都御史王公廷獨探得齊納賄事下詔獄覈而
戍之公得請以次日謝恩其又次日朝辭賜白金五十

兩新鈔三千貫綠幣四表裏大紅織金雲鶴綵幣衣衣
有副公既辭公卿大夫送者至傾都邑而父老耄稚次
且涕泣後先攀擁不得行亡何南京之給事御史及外
臺臣相繼而請留公者接踵俱報聞公甫抵家而勅諭
至其稱公謂遭濟時艱善藏其用專司揆席獨運鈞衡
黜伏庸回屏除貪墨宣揚遺命與四海以更新翊衛朕
躬聽百官之總已俾予一人垂拱之休皆十八載輔相
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屢托微疴力求避位舉朝

有勉留之疏在卿壑肥遯之情朕非不欲屢任老成而又不忍煩以機務特賜俞允敷錫璽書公拜誦之感激涕下因謁諸祖塋勒所錫告辭於石公故居近城西隅潞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自號曰少湖學者尊之不敢以官與字稱而曰少湖先生其後讀孟子存心養性篇而有深契更其齋曰存學者遂復尊之曰存齋先生當公拜首揆曰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人謂蒸雲從龍膏澤四海其兆殆不虛也公日杜門展一

編間泚筆有所著述或勸之於湖濱築廬舍時花木以
自媮適者公笑不荅生平無姬媵夫室蕭然布衾緼袍
往往至敝恒食唯二簋菜羹糲飯間佐之脯醢而已三
子間以甘旨薦則却之曰故非吾所嗜也公雖已得老
然望益重刺史干旄時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海
執贄問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為叩兩端則皆大喜以
虛往實歸而間及天下事老臣惓惓憂國訾疊不休見
若以為志千里者新鄭公復暴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

銜公而更疑之傾危之徒遂以公為贅詆媒翕訛頃刻
萬狀於是召齊康復張齊而爪牙吏橫出為郡邑守令
至號召奸黠創獄以擬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弟曰兒
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
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具衣冠望闕拜曰天子
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大恩自是益寬然亡所競
人或問以前事者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之久矣性友弟
尤喜施予既讓新第於前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挫割

田二百畝贍之歸自江西贖故鄉先生何君之第以還其子東屋三間俾為先生享室西屋三間使其子居餘屋收僦租為衣食費以太夫人之愛施氏妹也迎其夫婦歸侍太夫人推家共之亡間痛仲弟陳早殤而季君陟有餘子琳俾為後而授以所得胄子叙琳仕為太常典簿以其官推贈陳公所用意厚非直欲無死陳且欲使季君之子仕也晚節與季君及從弟陞隣日懼會無間恒曰吾昆弟在者僅三人季昔稚齒亦漸脫而何忍

露蹊徑為及李君卒公慟哭為哀辭以祭有曰閒重門
而晝掩鬱高堂以夕空暢徘徊而四顧曷由一接君之
音容聞者悲之公於天下事無所不通曉而家江南少
而察小人依至顓悉賦役利害屈指借箸縷縷言之即
三老主計所不能及其居政府日稍無歲江南之人倚
公若家長公亦自任乳哺衽席之事既歸屬大水言之
巡按御史邵君陞具疏改折漕糧所貸得十一明年又
大水田卒汙萊民相椎剽不已力言之中丞胡公執禮

為具疏尋用危語抵政府獲改漕糧蠲存留之半停徵鳳陽馬價十三而顏料馬草等銀一切悉罷不徵又明年大水復移書政府折荒田漕糧十二獨其為洗馬還里而松江守銳欲量田公持不可行守謂公所莊事鄒先生鄒先生不量安福田乎此百世利也公曰安福之賦無異則賦之多寡按田數可知故人往往減畝而鬻田松之賦其則至三十餘賦之多寡必計則以為筭故人往往減則而鬻田樊在減畝量之樊可革也樊在減

則不在量也故安福之利在量田松之賦在稽則用各異也守信公遂罷不復量蓋四十年而量田之說行乍以為名美而民不勝擾怨聲闐道路人益思公言孫元春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誨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游中有慕悅勢利者談說恩怨者厭惰職業者鮮腆服食者沈色酒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既授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為汝不平者悞也吾殊為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

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
福耳進德修業汝衣食也衣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
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戶非獨乖遠害全身之道為已之
學故不如是前是公與二三鉅公明王文成公良知之
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居宰輔日計吏與朝士之為是
學者相率詣道廬醵會以要公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
而間有所酬答遂相率梓公書以為存齋先生教言間
一二假公名重者以為公私我而忌者真以公為私彼

而苛擿其短公不與知也至公與元春劄其所要歸曰
為已所戒曰標榜立門戶讀之而瞭然發矇矣江陵公
之奔喪示若薦公以代者而公已老貽書辭之又為元
春辭改官語具集中公年八十江陵乃率同列上疏謂
公當世廟時承嚴氏亂政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
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賢才
一時朝政脩明官常振肅海內治平皆其力也又引先
帝居藩邸時世廟忽有所疑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

事獨臣居正知之耳所有存問之典宜從優厚報旨謂
公輔佐皇祖翼戴先帝忠勤端亮茂著勲勞今年及八
旬足稱榮壽特勅遣使存問賜白金五十兩大紅紵絲
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旋奉勅
諭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
惟尊賢尚齒之儀寔褒德勸功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勛
庸世咸仰為達尊朕豈靳於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
宗早馳譽於清華歷試功於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

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當僉壬之旣黜更
治化以維新懲貪汚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材彙進
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
畧定邦本於危疑之際宣上德於彌留之中翼我先皇
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
於黃扉遽乞閒於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
完名寰寓想其風來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茲八旬斂
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寔惟盛世之禎祥朕祗遜先

猷追惟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於戲衛武雖在耄年
箴儆不忘於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
工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慎保脩齡尚謀黃髮之詢用
慰蒼生之望時行人及公里而太常君故在侍尚寶卿
少卿與孫光祿少卿皆以使事歸沐諸孫之為太學為
諸生與當為尚寶錦衣者垂二十人公率以迎於河之
澣至第開讀陳所賜於堂感極歔歔垂白之叟與諸文
學掌故嘖嘖稱羨以為輔臣八十有賜者僅毛文簡賈

文靖然無專使壘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謝文正諸公
有專使壘書而無特賜象龍之袞則林下大臣絕不復
沾被而公壘書所褒辭隱然阿衡師尚父又他所不敢
望也於是公卿大臣若江陵公而下數百人推本上意
為壽辭若干萬言公合而梓之以玉音所稱名之曰榮
壽行人返命公使其孫元普上䟽謝而末復勸上清心
省事講學勤政崇廉直屏貪邪緩徵科寬役賦識者以
為言簡意盡不勝老臣惓惓餘忠焉詔官元普為中書

舍人尋得請改錄其子如元普前是公謝政歸遇世廟諱日晨起望闕拜哭蔬食竟暮穆廟崩亦如之以為常歲有詩識痛歸十五載而天子加異恩非一即毋論祿位名壽於君臣之際相為懇至亦近代所未有矣公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然冰玉及接之而藹然春溫色笑襲人有所談論霏霏皆芬屑或盛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辨之士將教公以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為達尊而所

答謝士大夫母論卑少即蚤暮風雨不避赤牘必精謹
毋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苦乃爾公正色曰母衆寡母小
大毋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即不穀不敢當君子寧忘服
膺焉然公竟以過勞得微疴尋愈元旦朔公具衣冠望
闕拜成禮諸子姓羅列陳椒酒為壽而地震者再有疑
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虞於哲人耶亡何郡邑守長復
以詔例致綵幣羔醴公為觴觴之甚洽也居月餘屬寒
疾小損猶能作細楷牘以貽親知己寢劇然猶自飾厲

逍遙於室一日忽呼太常君集子弟而俞之曰吾受國
恩厚無以報是在若等吾旦暮且去矣案頭槭一冊指
曰待吾去而後可啟槭也太常君憂皇甚於名醫無所
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曰勞苦諸君胃弱甚藥何能
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欲起坐者俄脫然
而逝太常君哭啟槭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
母乞恩母侈祭母作齋醮母遠送塋殮止單練幅巾深
衣不得用金玉繒綺蓋公前二歲手筆也太常君奉行

之唯謹而中丞郭公思極已具疏聞上震悼輟朝加祭者三為十二壇工部郎余君寅治墓追贈太師謚文貞錄一孫尚寶司丞嗚呼諸所以哀榮終始之典極矣公生以弘治癸亥九月二十日卒以萬厯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距其成進士及第週一甲子有丈夫子三人即所謂太常卿璠尚寶卿琨少卿瑛者也璠沈夫人出娶贈汀州守李公錦女封孺人贈淑人琨瑛皆繼張夫人出娶南京太僕卿范公惟一女封宜人瑛娶前太保左

都督陸武惠公炳女封宜人李陸皆前卒女一適太學生顧九錫孫男十九人長即光祿少卿元春娶瑞安丞朱雲炯女封宜人次即太學生元普娶四川右布政使潘允端女肇蔭官生天元賜聘教授臧文弘女元昭聘太學生王翼恩女元暉聘詹事府主簿吳馭女元曄聘太學生施順禎女元曦聘太學生潘玄授女元收優給錦衣千戶元暉元曜元昫皆璠出元材元霖聘貢生李鴻女元植元朴元樞皆琨出元忠聘太學生陸光任女元

性聘御史許樂善女皆瑛出孫女

闕

人嫁大理寺評

事包漸諸生陸瑀及受陳夢鸞恩生林有麟太學生張
世良聘皆瑛出嫁禮部儀制員外董嗣成及未字者皆
琨出一未字者瑛出曾孫三有慶娶尚寶卿沈玄華女
元春出迎慶中書舍人廸慶元普出曾孫女二受劉承
禧聘元春出一未聘元普出公所著有世經堂集若干
卷續集若干卷諸詔誥典冊渙汗之號密勿之對皆在
焉學則若干卷家訓若干卷年譜五卷愛程純公先生

言謂其能得聖人蘊手錄之若干卷愛白香山詩又愛蘇長公詩若文謂其能暢情事節之若干卷太常君兄弟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湖州某山之賜塋而以治命紀公之行履屬世貞狀世貞伏自念在郎署旅謁公於燕中邸公以先御史大夫有朝行舊又辱與季君司寇同年進而與之語是時世貞數以公事失緹帥意公從容解之世貞不悟語侵公公弗色忤自是坐先大夫難退伏田里者十年無一字以干公亦不知公尚能記否

隆慶之元始叩閣上疏為先大夫辨雪亦不敢以私請
公是時方有新鄭梗不獲盡如志而先大夫得免於丹
書之籍而以故官就土自是有一命起世貞於田間而
公亦得謝政歸矣官滿或公除待次以至避言里居歲
必造公公必留款語及三才之恒變朝典之新故人才
之是非國家兵事之得失未嘗不三復焉公固未嘗不
躍然世貞之管窺而憂其跖弛然既憂之而又復護之
尚以為可用者而世貞竟自廢員公矣獨於文章最為

晚合然世貞頗能悉公之有根柢而公能悉世貞之達而不為吊詭故世經堂集成首見命為序公之壽世貞凡再劄一言之頌其頌不稱公之盛而獨稱公之難蓋自古宰相之佐理天下其難未有如公者其能善用難亦未有如公者公讀而首肯之當是時猶未能盡公以為分宜時公但默而善藏其用而已不知其密勿之陳奏未嘗不侃侃娓娓中情實破要害也竊嘗謂世皇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

為霖雨是故似難而實易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
時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是故似易
而實難然公去國十五年矣天下所以晏寧而化被蠻
貊者安能遂廢公德也嗟乎世之善稱大人進而伊周
退而更其說云勢故不得不爾第有如稱公之可以亡
異辭乎雖然藉令有善稱公者孰有如人主之善稱公
者乎人主之善稱公後先無慮千萬言又孰有如易名
之二言所謂文貞者乎今夫館閣之為文也人例而狎

得之文而所謂敏學好問也亦人例而狎就之至公乃以道德博聞舉也則駸駸乎洙闕遺哉清白守節之謂貞我知之矣其舉曰大慮克就非公其疇當焉嗚呼真宗社席黔黎公之大慮也君子於嘉隆之際可想見矣是謚也前公為名相者僅一人曰楊廬陵所謂清白守節者也祿位名壽庶幾其埒矣豎儒焉敢第勲業即駸駸振振畫繡晨珂奕然於華亭里者不亦徑庭哉世貞竊謂公寬厚如丙弱翁敏練如姚元之強記如楊遵彥

宏遠如王子明鎮定如韓稚圭忠順勤勞則庶幾諸葛孔明柔物采望又有吾家始興所不能及者即亡敢竊附華袞之後汙不至阿而為伊周史也讀太常君狀覈而旨似無容世貞口顧於一二察案之際若有懲而救於嚆者則非公所著年譜與世貞所以報公意也昔永叔稱范吕之平觀堯夫削而不書子瞻狀金陵之流收司馬以為實錄何則不敢緣生者以掩死者也世貞從公宇下久且卒而當無諱之朝其容渙忍於筆以取譏

南史氏惟賜裁削付之記室稱藁草焉幸甚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八